

◆汉诗节拍



渔歌 摄

题记:鸡鸣山对于义乌人而言有一种不确定,有童年记忆,有青春故事,也有日常烟火。如今,鸡鸣阁屹立于山顶,而义乌市城投集团以其专业的运营和精心的打造,让鸡鸣山及鸡鸣阁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成为新的城市地标。

在鸡鸣山

一
山路寂静而远,不陡,
容我细察万物,新鲜又好奇。
除了松树,大部分物种都叫不上名字
这是花,那是树
一只小蜜蜂停在头顶好几秒
悬而未决
像要与我相认

二
一棵树的根须通向哪里
我坐在长条木凳上,想起她的前世
伤过刀斧,泡过苦水

有一阵子风很大,树叶纷纷翻动
之后,阳光投在空凳上
无声无息

三
我想找什么
以至于非得爬上山顶
山顶空无一人。
天空湛蓝,投我以怜悯

四
一抹红枫告诉我
孤独的重要
她要我回到山中
并许诺给我一片宽阔跳跃的山林
我同意了

在下山的途中
仅仅一个小时
风向陡变
乌云过境,似有赴死之心

念去

还没去过,
我已经回来了。
在鸡鸣山,我常坐的那条木凳上
树叶分开阳光,影影绰绰,
我坐上去就被阅读。
像一种细微的交流,
千万金色的光束散开,
又在我身上合拢。

这样的时刻不孤独。
山中寂静,
大片苦楝树在风中结子。
在幼时,我就喜爱它苦涩的清香
无人共鸣,
安之若素。

鸡鸣山

从一片黄叶上转瞬即逝的,除了光线
还有我们的青春。
野草从山脚扑上来,
让我们坐着,叹息,环顾而生荒芜。
这是我向你们描述的鸡鸣山
空空荡荡。
秋风中
银杏叶簌簌飞舞,收容我的寂静
当我们到来
也许,这是我唯一可向你提及的事。

张小美

以精神品质展现人格魅力

——读《浩然行世——陈萍人生轨迹探秘》有感

期待已久的《浩然行世——陈萍人生轨迹探秘》(下称《浩然行世》)终于面世,初初浏览,就顿觉这部人物传记不仅有着励志作用,而且他的人生感悟、经营理念、商战策略、得失成败,均能给创业者以激励、经营者以点拨、成功者以提醒、失败者以启迪,给商界那些迷茫徘徊但又想取得成功的人士点亮一盏引路明灯。

据说,《浩然行世》的写作,纯属机缘巧合。步入新千年,陈萍与国学大师南怀瑾虽然都移居上海,但一个住虹桥,一个住长宁,同居一城却缘悭一面。2003年,大修后的义乌瑞云寺,需要一位好住持,老乡委托陈萍多加留意。陈萍为之四处打听,这一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学大师南怀瑾耳中,于是邀约陈萍前往一晤。

人生有许多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许多人,有的几十年朝夕相对,却形同陌路,相知甚少;有的无意识相遇相识,却犹如前世今生,萌生出终生不渝的情谊。

陈萍前往南怀瑾寓所,虽然是初次见面,就觉得陈萍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才气、书卷气,还有一种逸气,南怀瑾观其貌、听其言,颇有相见恨晚的遗憾。此后,在长达10年的交往中,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由于情趣相投、爱好相近、性格相似,陈萍成了南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

交往中,陈萍不时向南怀瑾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南先生希望他能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他语重心长地对陈萍说:“整理这些故事,不要以为是在自我标榜,这是在还原中国的一段

历史。这些故事只有在特殊年代才会发生,而且没有第二个人能复制……”

为了实现南先生的意愿,那可真是费尽周折,南先生亲自物色了一位历史学家、时任香港某媒体主编的魏先生,陈萍则聘请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可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成功。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出版的《浩然行世》是站在名人肩膀上完成的。

这一传记故事虽谈不上曲折生动,但描写细腻传神。书中多次提到主人公没有赢在起跑线,好在功成于几个转折点。在背负本不该他承担的巨债之时,沉重的打击又接二连三发生,他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好在心态得以及时调整。从某种层面上说,本传记是“高压下的陈萍给所有人的印象仍然是儒雅、淡定,颇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周公瑾风范”的录像式记录,也是芸芸众生、世间百态的缩影和观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风险也意味着更大的机遇,有勇有谋者才能在人生历程的转折处留下自己的点睛之笔。

实践证明,只有做到“永不言弃”,才能在成功的道路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才会把艰辛与痛苦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插曲,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陈萍一次又一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令人意外而又十分正确的选择,就其善于把握机会的眼光、当机立断的魄力、义无反顾的胆略,敢于拿命去做赌注的冒险精神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充满坎坷而又瑰丽灿烂的。

由此可见,由小视角推及大社会,《浩然行世》在叙述层面呈现的虽然是陈萍的个人奋斗史,折射的却是他身处的

大时代。平实的叙述,让这部传记含有浓浓的烟火气息,带来阅读欣悦的同时,也触及了读者的人生经历和困惑。

《浩然行世》的一大阅读魅力,来自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作者为形成这一结构,倾注了不少心血,如陈萍为什么没有赢在起跑线,而是赢在几个转折点。作者精心设置和挑拣悬疑线索,激发读者好奇心,甚至结局也未化解谜团,留下悬念。能够把这样一部以史料为基础架构的作品写得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体现出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不俗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同时,文字也活泼灵动。写传记,并非只能“板着脸孔”讲故事,要做好“说书人”,必须平衡理性与感性、冷静旁观与生动演绎的关系。《浩然行世》的章下小序,先以哲理性语言对本章内容作了概括性介绍,然后在每一小节中对主人公丰富的人生经历作了生动演绎。从人生的时空间隙中寻找往昔记忆碎片,在重塑人生成长轨迹立体图像的同时,修复自我成长历程、表达独特生命体验。

这种表达方式有点像“抖包袱”,抛出一个话题,然后慢慢地分析它,解析为什么、怎么会、会怎样。作者在推进情节过程中的表达不是跳跃式地闪现,而是循序渐近地开展叙事。好像起了雾,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每走一步,就有人在前面垫了一块板。这样的叙事结构,对于提升阅读体验大有好处。悄然间,它就走入读者心里去了。

正因如此,《浩然行世》接地气,有烟火气,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散发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泥土芬芳,捧读手中,自然爱不释手。

◆文化漫谈

◆楼林禄

◆东敲西击

◆俞可

生命旅途

游记是一种记录旅途所见所思的书写样态,但以日记为体例,便别开生面。英国当代文坛奇才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此即旅途的生命意蕴,日记在文本上的私密性及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则铺展一幅生命旅程画卷。义乌籍作家俞天白,米寿之际公开历年旅行日记,取名《生命在路上——旅途杂记》(文汇出版社,2024年6月)。

从“天尽头”的山东荣成到“中国西大门”的新疆喀什,从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到海南岛三亚的“天涯海角”,俞天白二十八载旅途足迹遍及神州大地。每行至一地,犹如一页翻阅幼年烂熟于心的读本。“自幼景仰的严子陵先生及其钓台,总算亲临其境了,不能不算是人生快事。……幼时读《石钟山记》,写的就是这里!这是苏学士留下的一份活教材,……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此处(徐州云龙山)。幼时读《放鹤亭记》,曾被苏轼文词所述,知道这是一处可以体验‘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的地方。……酒泉、武威,都属河西走廊重镇,那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幼时就印入了我的心中,无不以此为快。……我读《老残游记》就知道了济南的美景在大明湖,所以非去不可。……潮州,对于我太‘熟悉’了。幼时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祭鳄鱼文》一开头就是‘潮州刺史韩愈’,不仅直白地把这位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豪和此地名绑在了一起,苏轼还通过《潮州韩文公庙碑》,介绍了此公在这儿的各种政绩。所以,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比其他地方都亲切。”告别学舍,走出书斋,古典诗词中诵读的意象山水得以具象

化,应目会心,物我一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董其昌《画旨》)。《旅途杂记》呈现的山水便拥有董其昌所言“天授”之“气韵”,生命之韵。

并非如徐霞客,杖策云游,“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志”,以文学为镜头,《旅途杂记》聚焦的是景观,遥望则为生命的时空,把奇山异川化作生命的驿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1982年《萌芽》首届文学奖桐庐颁奖典礼,琳琅仙境“历经亿万年的滴水而凝成”的各县,“扑朔迷离,无法辨别真假”,遂联想“社会上千万年积习,使人善于用假面示人,而将真相掩盖起来”,进而感慨生活这座富矿,“只要会思索”,就“都会发现你所需要的素材”;1984年《新疆文学》笔会,汽车“在不毛之山和不毛之地间飞驰”,一家矿厂兀然而立,便顿悟“这样的地方为什么特别能够激发文思”,因为“一旦置身这个人的意志、智慧与自然力生死较量的前沿,就不存在旁观者,生存的辨别、思索,就这样汹涌而来”;1985年长江客轮采访活动,“首遇‘巴山夜雨’”,视“江南‘梅子黄时雨’”为“凝固般的沉闷”,“蜀地‘巴山夜雨’却是流动中的思念”,“最能引发文人思绪,也最能表现文人思绪的,就是雨滴洒落时不同的境遇!”俞天白旅途“关注的,始终是‘风物’而非景物”。因“万趣融其神思”(宗炳《画山水序》),景物可转换为风物,万物亦皆可成景。人实乃景物的创造者。由此就不难理解,在《题记》未引用苏轼临终禅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在《惶然录》中,葡萄牙文学史上丰碑式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写道:“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旅途杂记》呈现的山水便印证宗炳所言“澄怀味象”,生命之象。

收录《旅途杂记》的皆为作者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作家笔会、编辑组稿、记者采访、文化研讨等文坛生活。不录者有二,度假与出访。度假无关乎文学,出访则无涉于祖国。俞天白的生命旅途留下的串串足迹,“可以说我用双腿丈量了祖国的广度与深度”。“正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整整一个甲子”,就在“这一天我在长城的东端,登上了‘老龙头’以及‘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今天,月尾,我却来到了长城的西端,也就是‘老龙’之尾‘天下雄关’嘉峪关。”“走完长城以及走通‘不断考验并形成华夏民族性格的河西走廊’来“纪念我的‘花甲’之行”,“在一个不经意间,以如此完美的方式,理解了作为华夏之子所存在的环境,以及如何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这不是上苍刻意帮我确定‘生命在路上’的原理,还能做什么解释?”释义来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诗言志、诗缘情,皆萌发于自然。缘山水之情,言山河之志。山水转化为山河,维系于赤子之心。“‘花甲’的生命期到达的时日”与“真正‘走遍’了自己的祖国”,两者绝非巧合,而是耦合,小我与大我之耦合。家国情怀流露于山水之间,赤子心中的山河冉冉升起。而最能燃起赤子之心的,非乡情莫属。这也应合赤子的本意:初生婴儿。《旅途杂记》虽仅录文学旅途,返乡却唯一例外。“五四”以来,迁居城市的作家时时返乡,以补元气,只因故乡永远是作家的文学原乡与创作源泉。1983年回老家义乌探望病危的父亲,俞天白发现父亲“将我少年时期的日记保存着”,随即“重读之”,虽叹“幼稚之状可掬”,却“对我正在构思的《惊蛰》有帮助”,而“即起草,获千余字”。《旅途杂记》呈现的山水便张扬李贽所言的“童心者,绝假纯真”,生命之真。

人在旅途,不啻开掘生命意蕴之良机。

摘金

俞荣斌

金牌,
奥运会的四十枚金牌。
是天上的星,
是蟾宫的桂;
是血与火淬炼的辉煌,
是奏国歌、升国旗的豪迈。

塞纳河留下你的笑容,
你记住了赛场的波涛汹涌;
巴黎给了你一个浪漫,
你还巴黎一抹“中国红”。

全红婵,
十米高台的一跳,
没有惊动水花,
却震惊了世界。
网球场上,
郑钦文一拍定乾坤,
笑将奥运网球史翻改。
……

一个个精彩瞬间,
燃烧着中国人的壮怀激烈。

在埃菲尔铁塔上宣示天下,
金牌铸就的中华魂,
闪烁着新时代的力量与境界。
东方醒狮一声吼,
黄河之水天上来。



渔歌 摄

荷

孙平芳

生来愿奉献,荷池乃吾家。
冬藏塘泥里,春荷破芽发。
夏荷娇颜绽,秋时莲子佳。
待客莲枣茶,清香满天涯。